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二四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九〇、三、二五

我們講觀照般若的部分，因為觀照般若和我們的修證大有關係，所以我們從信佛、學佛，一直到成佛的過程，所謂信、解、行、證。我們之所以要「解」佛法義理的目的，就在發起佛法的修「行」；又修「行」的目的，是要體「證」佛法的真理。我們應知，「解」的目的，不是僅僅開發我們的知識論而已；而是要理解如何應用知識論，來生起內心的智慧。所以，佛法的「知識論」不過在我們內心生起一個相似的智慧，這相似的智慧是什麼呢？以一般佛學來講，就是「聞思修三無漏學」，這「三無漏學」

裡面，有一個聞的智慧、思的智慧，到修的智慧起來的時候，我們對於佛法的修習已經能夠駕輕就熟了，可以把它們內心裡面的「生得慧」已經開始作用。所以，修慧裡面的一個經驗已經不是在「知識論」可以描述得出來；而各人修慧的經驗幾乎個個不同，雖然說大致相同，事實上是各各不同。再從「修得慧」到達極點的時候，開發起「無漏慧」；所謂「無漏慧」就是體證真如智慧的般若本體，這個就是「觀照般若」。所以，「觀照般若」有好多種智慧包括裡面，「聞」也是「觀照般若」，「思」也是「觀照般若」，「修」也是「觀照般若」，是「觀照般若」的方便智慧；當我們的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二四講……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君子有三畏……………	二三
沒有一無是處的人……………	二四
生命意義的重審……………	二五
老年聞經轉世為人……………	二六
一合相者，不可言說……………	二七
一言折盡平生福……………	二七



生得慧生起來時，這時候是「觀照般若」的一種「前得」智慧，一直到我們證得一分真如的時候，這才是證得真正的「觀照般若」，它能夠證入一分真如的智慧。

因為我們要講修證的經過，從各宗各派「觀照般若」的經驗做一種綜述，把它做一種大概的了解。我們當然不能不說十地菩薩，一一地修證的經過；我們前一次說到「第七遠行地」菩薩。我們知道，從初歡喜地菩薩到第七遠行地菩薩的修行，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的久遠修行；再從第八不動地菩薩開始直到究竟佛果，則是第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

我們在《楞嚴經》裡，發現觀世音菩薩修耳根圓通的法門，祂本來是初地菩薩，因為修習耳根圓通而頓時超越第七遠行地，直到第八不動地；這是超越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功德！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說，我們修學的法門，如果不是學很高深、很圓頓的法門，那麼，成佛

就會比別人慢；因為根據一般（藏、通、別三教）的說法，成佛一定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勤苦積功用行，修集福德與智慧二種莊嚴。我們知道，所謂三大阿僧祇劫的佛果修行，菩薩證到初歡喜地以前的三賢位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從初歡喜地到第七遠行地是第二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從第八不動地到圓滿佛果是第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可見成就佛果是多麼不容易！

我們知道，菩薩從初歡喜地修證到第七遠行地就要一大阿僧祇劫的勤苦修行，這長時劫的修行真是難行能行；但是想要頓超上去，那修行的法門還是要有所簡擇。

我們知道，中國的華嚴宗的判教是很獨特的，它就多開了一個頓超的教門；認為大乘、小乘等完整的佛教，合起來有小、始、終、頓、圓等五種教相。「頓」就是頓超，有時菩薩的修行功德特勝，能夠頓超一大阿僧劫，像觀世音菩薩修

耳通圓通成就那樣頓超出去。在大乘經典裡面，我還沒有發現過有這麼快速頓超的方法；最後還是要經歷一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圓滿的佛。我們凡夫的習性多是「貧情」（閩南語，懶惰）的，最好修行一生就能成佛；好比禪宗說「即心是佛」，哇！我們甚至不需要修行一生才能成佛。如果現在一念能夠覺悟，現前的、當下的一念心就是佛；哇！這個說法對「貧情」的人聽來，讓耳朵聽得好舒服啊！

淨土宗說這一生專心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西方極樂世界隨阿彌陀佛修行，直到成佛，乃至入涅槃；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有無量壽，所以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都能一生成就。小乘說法，利根眾生有十六生，能夠成就阿羅漢果的，從初果阿羅漢修證到四果阿羅漢；密宗說「即身成佛」，今生「三密相應」的修行，如果身口意都能和本尊的三密相應，一生就可以成佛。

所以，密宗說「不必」往生淨土，就在娑婆世界修行，我們這一生就可以成佛了，就用這個果報身成佛。老實說，這是鼓勵「貧惰人」講的話；不然「貧惰人」一聽說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夠成佛，可能頃刻之間內心生起這樣的想法：「你管你的佛教，我慢慢享受我的人生多好啊！為了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要吃盡無量無邊的苦頭；這一生就要白白的浪費幾十年的歲月，我跟你修學佛法，浪費我的時間！」好比我們念咒，每天都要念兩千遍、三千遍；有些年輕人肯定會說：「如果我把念咒兩千遍、三千遍的時間，拿來念英文的話，我的英文托福考試就過關了！而這個念咒每天要念幾千遍，念了一兩年，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我何必浪費這個時間呢？」這是人們對「目的觀」或「價值觀」計較不一樣，看法就完全不一樣。所以，學佛的心態千萬不能是「價值觀」的學佛；如果以「價值觀」的取

向來學佛，就是「功利主義」的心態。因為我們知道，一般宗教只是精神主義層面的，而佛教不僅注重精神主義，更注重智慧主義；所以，佛教要比一般宗教更高一層！這是我多年薰修的感悟，也是從良心說出來的話。所以，我告訴大家「即身成佛」是對我等眾生鼓勵的話！禪宗「即心是佛」的大徹大悟，大多數也是鼓勵我們的話！禪宗還說，開悟了之後，還要悟後起修。

我們知道，小乘的修行，證得初果羅漢是先「見道」，「見道」是斷「見惑」；八十八品「見惑」斷好，道理明白了；還要進一步修行，八十一品「思惑」斷好，才能夠得到四果阿羅漢。也許有人會說：「你這個說法，我們不僅不愛聽；如果拿出佛經的證據，就可以駁倒你！」

這話對不對呢？有少分對啊！他的確有聖教量，當時釋迦牟尼佛在世講經說法的時候，一個法會說完，幾百或幾

千在場的弟子，有的菩薩證得初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有的聲聞弟子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羅漢，沒有一個人沒有得到法益、法喜的！照他那樣說，佛陀也是鼓勵「貧惰」人嗎？好像是在鼓勵「貧惰」人啊！我們要知道，佛陀住世時，是「正法」時代，佛陀講經說法，是所謂「證」的時代，是「現證」的時代，在那個時代隨時悟，隨時就證道；那麼「像法」時代，修證的情形如何呢？這個時期佛弟子在佛菩薩塑像前修，依法修了一個段落後有人證果、有人不能證果；而且不能馬上證，連六祖「明心見性」、利根的人，聽聞佛法後結果怎麼樣？他聽無盡藏比丘尼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道了；但自己所悟的道，到底悟得對不對呢？他還不敢確定，一定要找到禪宗五祖弘忍大師為他證明。五祖弘忍大師還不能夠馬上為他證明；讓慧能去碓房舂米，辛苦踩踏木椎

椿米八個月。直到五祖要諸弟子作偈，如果偈頌作得符合祖意，就傳予禪宗的法脈衣鉢。

就在神秀呈偈的次日，五祖偷偷跑到椿米的碓坊，見慧能的腰間還綁了一個石板，增加椿米的力度。五祖深愛感動，於是說道：「想求無上佛道的行者，為法苦行而忘卻色身軀體的精神，就應當是這樣吧！」

五祖問慧能：「你的米椿好了？」

慧能說：「我的米椿好很久了！還欠人用篩子將它篩一篩，去蕪存精哩！」五祖以枴杖敲擊石碓三下就離開了。慧能立即會五祖的心意，在三更的時分進入五祖的丈室；五祖用袈裟遮圍窗戶，不讓人看見到室內的燭光，並為慧能開演《金剛經》的奧義！當五祖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慧能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可見，開悟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悟就達到；「像法時代」悟後還找祖師印證，如果沒有找到師長

的印證，怎麼知道自己心內所悟的到底是對呢？還是不對呢？如果悟得不對，那就是進入魔境啊！所以，在《楞嚴經》裡面說「五十陰魔」時，一再語重心長地警告弟子「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所以，像法、末法時代的佛弟子，千萬不可以貢高我慢，自以為「證悟」；如果變成「邪解」、「邪悟」

的話，那就走錯路了，入於魔道，那就太可憐啦！

因此，「像法」之後的「末法時代」，「修」的人少了，至於「證」的人就更少了！因為「末法時代」，時間、空間都離遠了佛陀的教法，魔強而法弱啦！這種說法一般學者可能接受不了。我們可以拿一件事來做比喻，我們知道一棵樹種下去，它在生長期間長得很快，期間樹開花、結果都很正常；可是一旦這棵樹超過它的年齡，到達樹的老年，這

時候開花就開得很少，果實也結得很少了。臺灣不是有「皇帝豆」嗎？福建那邊叫「香福豆」，在臺灣有吃過。幾乎各種豆都是一年生的，但皇帝豆和娥眉豆（或稱雪豆）可以連續生長三年。我們把娥眉豆種下去，到冬天時氣溫低，它的枝條就枯萎了，但是不要馬上就把這些枝條連根一起除掉，可以用稻草把它覆蓋著；等到春天來時，它又抽枝散葉生起來了，可以連續生長三年。但第一年皇帝豆開的花並不多，結的豆也不多；到了第二年，開的花好多，結的豆也多；到了第三年，開花又較少了，結成的豆也減少了，進入一個生、住、異、滅的循環周期，它整個生命現象的發展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佛法不離世間法，但佛法固然是無漏法；無漏法是在有為法下面有一個有漏法、有一個無漏法。所以，無漏法也是有為法的一種，有漏法也是

有為法的一種；因為無論有漏法或無漏法都要靠語言、文字，彼此才能夠在思想上交流，人與人之間有所互動。所以用語言、文字表達的有為法也不見得不究竟，我們的智慧，沒有離開我們的心念；我們心的思想是什麼？是不停地生滅、生滅，但是這生滅、生滅的心，如果隨妄想去、情感去，就是凡夫！這生滅、生滅的心，如果從智慧去、從解脫去，就是超凡入聖！在小乘佛法來說，就是證得羅漢果；在大乘佛法來說，就是三賢、十聖的菩薩。我們了解了這個，才了解到原來有漏法是有為法，無漏法也可以是有為法；有為法有生、住、異、滅的變化。我們凡夫內心想生、住、異、滅的變化，是有漏法的變化；它是情感的變化、是喜怒哀樂不斷的變化。所以，我們要知道迷是有為法，悟也可以是有為法；迷、悟既然都是有為法，了解到這個道理的話，我

們才能了解什麼才叫做「正法」時代一千年？什麼叫做「像法」時代一千年？什麼叫做「末法」時代一萬年！這裡尤其是有一點要補充，釋迦牟尼佛說他教法住世的時間，本來「正法」是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佛法生、住、異、滅的時間總共是一萬兩千年。我們知道，悉達多太子的生母摩耶夫人在生產時，因為身體受了風寒而死去，後來往生到忉利天；而靠悉達多太子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把他撫養長大。悉達多太子成佛後，姨母請求釋迦牟尼佛讓她也能夠隨佛出家修行，姨母接連三次請求佛陀允許隨佛出家，但是佛陀都不肯。阿難看到姨母的難過，也三次懇求佛陀：「大慈大悲的佛陀，您出現世間，就是要廣度一切眾生的；您的姨母一心想求出家，您為什麼不允許呢？」

最後，姨母等五百女眾，獲得佛陀的

允許，可以出家修道成為比丘尼眾；佛陀告訴阿難：「我不是要放棄女眾啊！如果正法之中增加了比丘尼眾的話，我的正法就要減少了五百年啦！」

那麼，這是佛教對於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有這麼一個傳統的說法；本來正法應住世千年，因為有比丘尼眾，使得正法減少五百年；那換句話說，阿難跪求的結果，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得以出家，耶輸陀羅也得以出家。在這個地方，我有一種發現，這種說法是印度的一種文化；將它翻譯到中國來，在宗教裡面，佛講的話是「聖教量」，是聖人的言行，絕對不能推翻、也不能懷疑。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對「聖教量」，都是信受奉行的；但是我也研究一點世界歷史文化的發展。我發現印度人和中國人在古代，非常輕視女人對社會的貢獻，即使給予稍微平等的地位也沒有！古印度的女人，常被當做財產來買賣；國王要

把公主嫁給鄰國王子的時候，通常把公主的奴婢，也一起嫁過去。所以古代君主旁邊，總是被很多美麗的侍女所圍繞。

迦毗羅衛國是佛陀的祖國，它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種姓制度」下，婆羅門與刹帝利種自尊自大的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因為當時近鄰強大的憍薩彌羅國的興起，國家的安全常受到威脅。過去憍薩彌羅國的波斯匿王曾向迦毗羅衛國求親，希望娶得公主為王后；還好波斯匿王受皈依了佛陀；自從大王皈依佛陀後，就從沒想要發動戰爭、侵擾鄰國。

當時迦毗羅衛國的淨飯王已去逝，大王是摩訶那摩主政，他答應將公主嫁給憍薩彌羅國王；可是因為釋迦族的自尊心作祟，不願把釋迦族的美女外嫁。於是商議把長得很美麗的侍女韋提希收為女兒，假冒公主，並嫁給了波斯匿

王。

王后韋提希也皈依了佛陀，她和波斯匿王很是恩愛，後來生下來琉璃王子。

王子長大，按禮俗應回到娘家來探視外公。可是王子到迦毗羅衛國的時候，按禮他有半個釋迦族的血統，應備受王公貴族的禮敬；可是，大家卻對他非常蔑視！在王宮中很多希奇珍貴的東西都不准他碰觸，坐過的椅子馬上叫人用水洗擦拭，有些甚至直接譏笑他是「婢子」！是迦毗羅衛國「奴婢所生的兒子」，不是真正釋迦族公主所生的兒子！琉璃王子聽了這個話，頓時覺得受了奇恥大辱，就發誓將來一定要消滅迦毗羅衛國及釋迦族的人！

迦毗羅衛國是小國，大約是現在的尼泊爾；小國家裡面的刹帝利種姓，雖然也會打戰，但是因為釋迦族都歸依了佛陀，都受了五戒，都是持「不殺戒」，在國防軍事上，就隨之衰弱了。也因為

琉璃王子被蔑視的事件，引爆了宿昔的業力，使得釋迦族被滅族！

我還有一種看法，「末法時代」難道真的就是「末法」嗎？我認為「末法」裡面也有「正法」、也有「像法」；當然也有「末法」的「末法」。

「正法時代」難道沒有「末法」的現象嗎？也有！像戒律學裡面說到，佛世時，僧團裡有「六群比丘」。古印度沒有好的衛浴設備，大家在夏天時都到恒河洗澡，比丘尼眾也是要洗澡的，當然是相隔一段距離的，六群比丘（註①）就惡作劇、偷偷把比丘尼眾的衣服通通都拿走；那這比丘尼眾，爬起來就全身光光的，到處尋找衣服穿都找不到。比丘尼眾就到佛陀那裡告狀，佛陀就訂了這麼一條戒律，男女洗澡時，要相隔遠遠的；男眾不准到女眾地區窺視或惡作劇，記錄在《四分律》、《五分律》戒本裡。這種不雅的事情，竟然發生在僧團

裡；我們可以說這表示「正法時代」也有「末法時代」的惡律儀（行為舉止）。

但是在戒律裡也說，有人家問阿難尊者：「佛在世時，六群比丘的行為那麼壞，你怎麼看呢？」

阿難尊者說：「六群比丘走出來化緣時，他們的威儀比現在在僧團裡面的每一個人莊嚴得多；他們眼觀鼻、鼻觀心，不看外面的六塵境界，在平時的生活表現也好得不得了，足可以做為你們的模範。」

可見，六群比丘在僧團裡的方便示現，並不是我們凡夫所能夠臆測的；因為他們某些不好的舉止，使佛陀訂定了更完善的僧團戒律。阿難尊者一百二十歲，才入涅槃。我們談論這些的目的，在研究佛教的歷史，所謂正法、像法、末法時代，應該和女性沒有什麼關係。尤其在大乘經典裡說，人在「肉體」上面有男性、女性的差別；但是在「智慧」

上面並沒有男性、女性的差別呢？在智慧上是沒有男性、女性的差別！請問，在禪定上有沒有男性、女性的差別呢？在禪定上也沒有男性、女性的差別！可見，男、女性之分，不過是在物質（肉體方面的表現而已，所以，在《法華經》〈提婆達多品〉裡，龍女獻珠後，立刻到南方無垢世界成佛。從這裡來看，眾生有「利根」和「鈍根」的差別，不僅是男性有「利根」、有「鈍根」的差別；女性也有「利根」和「鈍根」的差別。只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下，「鈍根」的女性，更是被說成是「五漏」或「五障」（註③）之體；如果是「利根」的女性，當然就不是「五漏」或「五障」之體啦！好比「龍女獻珠」的故事，馬上也可以現身取證；這樣看來，我們千萬不要受文化思想的歧視，把女性看得很低，應該建立「人人都有平等的佛性」的正確思想，這點很重

要！

講到這裡，過去有人就給我建議「上師啊！你將來最好不要將阿闍梨位傳給女性，應該傳給男性才好！你如果傳給女性，以後男信徒來了，把阿闍梨娶去當老婆；那麼，你密宗的地位就沒有了！」這種說法要比釋迦牟尼佛還嚴格啊！如果有這麼一位女性阿闍梨很會廣結善緣、很會度眾生，表示她的福德與智慧俱足，具有堪任阿闍梨的資格，其他的瑣事何必干涉太多，或給予阻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不能說因為她是位女性，在傳教方面還特別女性化，就限制了這緣起法，就隨順因緣吧！歷代以來，很有修養的、偉大的比丘尼或優婆夷有很多，有很多菩薩都示現女身度化眾生。好比慈濟醫院證嚴法師，我們看到她都會生起恭敬心，誰會生起娶她當老婆的想法呢？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所以無論對男性或女性出

家眾，都要嚴格要求清淨的戒行。

講到這裡，我們說女性也有「鈍根」與「利根」的差別；如果說「利根」的修行人，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話，女性當然也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我講這個話繞了一大圈，就是為了證明不僅「利根」的男眾，可能超越三大阿僧劫，「利根」的女性，也可能超越三大阿僧劫。但是根據我多年研究經典的經驗來說，修行頓超一大阿僧祇劫比較有可能；頓超三大阿僧祇劫，我認為實在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們今天要講「第八地不動地」菩薩的證德，這個「不動」有好幾種差別：

①凡夫的「不動」，就是「貧惰」（懶惰）；好比有人都不願受教育，都不想做事情，那就是「貧惰」，成天遊手好閒，吃飽睡、睡飽吃，一直等死，最後真的不動了。

②凡夫的第二種是「不動」，是「落

後」；有人想把世間的一切學問都學好，飽學之士也是「不動」的。好比我們常聽一句俗話「半桶水晃動得厲害，一桶水不動！」一般人，想讓人感覺他的學問很好，他一見面就嘖嘖呱呱說個不停，這方面的學問秀給你看，那方面的學問秀給你看，表示他很有一肚子的學問，這個就是所謂的「半桶水」。我們應該了解，不動地菩薩的「不動」，在世間法裡，實在沒有貼切的語辭可以用來作比喻。那麼菩薩的內心是怎麼樣「不動」呢？我們常用「如如不動」，來形容的無相的真如（真理），為什麼真如是「不動」呢？因為真如是空性的真理，它遍一切處（空間）、也遍一切時間、也遍一切眾生心；盡虛空、遍法界，都有空性的存在。所以，空性有沒有搖動呢？空性是無相的，哪裡有什麼「動」或「不動」的相呢？有相的事物，才有動或不動的相；離相、絕對的、不動的

真理，它離開「動」，也離開「不動」，它是無相的理體。那麼「第八不動地」菩薩，他的智慧「根本智和方便慧」後得智，兩種都圓滿證到真理的本體；相當於農曆十四夜晚天上的月亮。我們知道，十四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幾乎一樣圓、一樣亮了；完成到達和真理達成一片的境界，我們只能這樣來稍稍形容菩薩「如如不動」的證德。

在「法相唯識學」說，「不動地」菩薩的證德如何呢？我們知道，「阿賴耶識」有三位，「第八不動地」菩薩，捨棄賴耶的什麼位呢？「我愛執藏位」。賴耶的「我愛執藏位」在證入初歡喜地時，就開始捨棄一分；到了「第八不動地」時，「我愛執藏位」完全捨棄了。我們知道，「第七遠行地」菩薩，成就了「方便波羅蜜多」，菩薩這時候，想要廣度無量無邊眾生，因此要更發大誓大願。所以，「第八不動地」菩薩的

修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發廣度眾生的「大願」。要成就「十波羅蜜多」的第八「願波羅蜜多」。

有人說，做了菩薩或成佛之後，不得不度眾生，這種說法倒不見得！也有菩薩成佛之後，不度眾生的菩薩，證入無住大涅槃；祂也可能不度眾生，因為和祂有緣的眾生都已經度盡了。現在祂再跟眾生結緣，雖然「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但祂可以不要度生；那麼，這種佛不是和阿羅漢一樣了嗎？還是不同！祂雖然說不要度生，並不是說絕對不會度眾生；因為佛本無心（如明鏡），應眾生機感而現。因為佛沒有一切執著嘛！既沒有我執、沒有法執、也沒有空執；既然沒有一切執著，雖然安住寂滅的涅槃海裡面，但是廣大法界裡的六道眾生，還在那裡受苦受難、哀嚎呼叫啊！但是佛的內心始終如如不動，永遠安住涅槃海；但是祂可以「坐

不動道場，於十方界轉大法輪」。眾生在這邊受苦受難、哀嚎呼叫，祂就到這邊「尋聲救苦」；眾生在那邊受苦受難、哀嚎呼叫，祂就到那邊「尋聲救苦」！請問佛的身體本身沒有動呢？有沒有一下子跑這邊、一下子跑到那邊？並沒有啊！並不是說成佛了「倒駕慈航」，還要再跳下來三界度化六道眾生；這樣，「有來」、「有去」，整天忙得要死，這還叫做「成佛」嗎？佛的法身是無來無去的、內心安住大涅槃寂滅道場、心性永遠不生不滅；好比天上的月亮住在虛空中，它本身沒有動，但是「千江有水千江月」。

阿羅漢就沒有這種證德了，不會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相互輝映，不會有和眾生感應道交的互動；他們不喜歡和眾生廣結善緣，所以沒有廣度眾生。我們要知道，所謂的佛不度眾生，並不是真的不度眾生，而是隨眾生的機感在

度眾生，但是佛的法性身是「如如不動」的。那麼，佛的「不動」和「第八不動地」菩薩的「不動」，有什麼不同呢？「不動地」菩薩內心的修養，只是還沒有到達佛果的圓滿境界而已；如果說佛的果位，像天上農曆十五的月亮，「第八不動地」菩薩的證德，已經像農曆十四的月亮。所以，祂還要繼續努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像觀世音菩薩那樣，以無盡的大慈大悲，誓願度盡眾生！還有，代表佛教「大願」的「地藏菩薩摩訶薩」，也發下偉大的誓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真叫人禮敬的巍巍大願！因為「第八地」菩薩要修習成就「願波羅蜜多」，讓我們連想許多佛菩薩的偉大誓願。好比在《藥師經》上，記載了藥師佛所發的十二大願；在《無量壽經》上，記載了阿彌陀佛過去因地時，法藏比丘所發的四十八願；又據《悲華經》記載，觀世音菩薩在無量

劫前，是轉輪聖王無淨念的太子，名不拘。他立下十二大宏誓願，生大悲心斷絕眾生無量諸苦及煩惱，使眾生常住安樂；因此，寶藏如來給他起名叫「觀世音」；還有在《華嚴經》記載了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佛陀想告訴我們，想要到達真理很容易，只要肯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願盡未來際與眾生同體；如果有一個眾生沒有成佛，我就「誓不成佛」的大願，總有一天會「成就佛國淨土」！

其實，發廣度眾生的願也是挺不容易的，為什麼呢？因為小乘的修行人，視生死如冤家，視三界如牢獄、如火宅；所以，即使證得小乘極果——阿羅漢果，也怕惹這個煩惱無量無邊的娑婆世界。他們覺得，「度眾生，談何容易！我不被眾生度去就好了，解脫煩惱是各人的事，我已經解脫了，我要和煩惱離得遠遠的！」

我們再以平凡面來講，有些醫生認為：「我要救這個病人，萬一被病人傳染了也沒有關係，我即使被傳染而死掉了，我還是要救這個病人。如果不救他的話，他的病就更惡化或是死了，那麼，我怎麼有職業道德呢？」有些醫生則不是這樣想，他認為：「這個病人得的病很可怕；好比古代的醫生所說的『虎列拉』（即霍亂）、『瘟疫』（黑死病），應該立刻把病人和大家隔離，一直到病人死在裡面；如果沒有藥治療，就讓他自生自滅！」這種心態很像小乘修行人的心態！眾生把自己關在三界裡，讓自己不發起「出離心」，與已獲解脫的聖賢何干？小乘眾生只度化「有緣」的眾生，對待眾生只有「生緣慈」和「法緣慈」，並沒有狠心放任有緣的眾生自生自滅！小乘眾生比較注重「自度」，「先顧自己就好的修行，免得跟眾生攀緣，囉哩囉嗦地一直牽拖下去，簡直沒完沒

了！」這個話很實在！每一家庭，都有每一本難念的經；每一人的內心，都有糾結難解的事！形式上說起佛學似乎很容易，但做起來想要覺悟，卻大不容易！好比在一個家庭裡，想要大覺大悟，除開夫妻倆，都受完成同等程度的佛學思想；不然的話，老實說，是沒有辦法的，這樣，只可能互相阻礙修行。或如果一個接受佛學思想，一個卻不接受佛學思想（或信外道），那麼，兩顆心與心的相距，實在太遙遠了；可能天天都上演吵架的戲碼，甚至發生宗教戰爭。因此，小乘的修行人很怕和眾生攀緣；但菩薩不僅不怕，他還發大誓願，要和眾生廣結善緣。修證到「第八不動地菩薩位時，就圓滿成就「願波羅蜜多」；累劫以來的大願力，一一付諸實現。

如果單單發願，沒有付諸實踐，這種願就是「空願」；完全相當於「妄想」。

我們也常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可是，我們度一個眾生了沒有？老實說，沒有！如果你問我：「師父，你天天自己念，也帶著大家念，你度一個眾生了沒有？」

我說：「我很慚愧，覺得自己半個都還沒有度！」

「師父，你不是有很多弟子嗎？」

「他們都是自己度自己啊！老實講，我都沒有度到半個。如果不是他本身親因緣成熟，誰都度不了他；我僅僅是一個引領大家進入佛教的增上緣。真正的親因緣，都是自己度自己；這樣子根據『法相唯識學說』就很通！」我們再說這「不動地」菩薩，怎麼樣成就「眾生無邊誓願度」的大願呢？祂不僅是作眾生的「增上緣」，他一定連「親因緣」，也非讓眾生種上不可！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才好呢？好比在馬路上，明知他可能是假和尚、假尼姑，或是假乞丐；我

們布施他一些錢，這沒有關係！並不是給他很多錢，既然遇到了，就隨緣布施，給他十塊、二十塊、五十塊都沒有關係；但是你要叫他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南無阿彌陀佛」，否則不要給他錢。這樣做是為什麼呢？給他種下將來成佛的因緣，而且種下的是親因緣；又好比遇上假和尚、假尼姑沒有關係！給他錢時，問他：「請問你會念往生咒嗎？如果會念，你念一遍往生咒給我聽，我供養你一百塊！」假和尚可能不會念，再跟他說：「那麼，你念十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好我給你五十塊。」如果他不肯念，連念兩三句也不願意；那表示他的業障深重。我曾教馬路上的乞丐念十次「南無觀世音菩薩」，他都念不清楚；學不來，真是沒有善根，業障深重。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個字，有人會念「南無」，「觀世音」不會念；有人念「觀世音」，「菩薩」就不會念。

遇到這個情境，就會覺得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這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是將來成佛的「親因緣」；親因緣如果像蜻蜓點水一樣，這種親因緣就很淺薄、很稀少，要想完全把他度來佛教、獲得解脫，那就困難得不得了啦！和這些業障深重的人做為眷屬，每天都不怕麻煩、想盡辦法度他，那是實在不容易！菩薩發願要度一切眾生，卻不能夠度自己的眷屬，沒有這樣的菩薩！能夠度化一切眾生，又能夠度自己的眷屬，這才是真正的菩薩摩訶薩，是難行能行的大菩薩。所以，菩薩的願力要深、要切（深刻切實）；願力不深、不切，就會退轉。如果一看頑愚的眾生，就說：「唉！這個人難度啊！這個眷屬也難度啊！」以後就會想：「我如果做個阿羅漢多好！免得和這些成天囉囉嗦嗦，不見功效！」當阿羅漢，自己用功就好；很快就能夠獲得解脫煩惱。可是，勇猛的菩

薩，不怕任何麻煩；不是單單發大願，而是「願」與「行」合一，「即願即行，即行即願」，心中有願，就要行(做)出來，直到「願行圓滿」！這是「不動地」菩薩的專修的「願波羅蜜多」法門，但祂的內心如如不動，與如如的真理相應。「不動地」菩薩度怎麼樣的眾生？因為祂內心已經證得圓滿的真理，如果遇到這難度的眾生，是過去無量世以來的生死冤家對頭；那麼「不動地」菩薩，願意跟他變成眷屬，跟他常生活在一起；無論他們怎麼樣惡言相向，菩薩的內心，都「如如不動」。心想：「無論他怎麼折磨自己也沒關係，就是把他內心的怨氣發洩完，直到他種下善根，在他內心增長福德因緣，菩薩不畏懼任何困難，就是要『成就』這『度化』的功德，但祂的內心『如如不動』」。所以，證到「不動地」的菩薩摩訶薩，祂們度化眾生的「方便善巧」，是我們難思難議的！

我們雖然懂得要「度自己」，但是要靠修行很多法門；內心才能夠勉強達到相似的「不動」！要靠很多禪定、智慧力量，去壓抑內心，才能夠達到這相似的「不動」；其實，那只是表面看似「不動」，內心還在「妄想躁動」。我們要想表面看起來「不動」，內心也「不妄動」的話，這個要證到「第八地不動地」菩薩位，才能有此「無功用行」，任用自在「度化眾生」的功夫。請問，菩薩不可思議度化眾生的功德，在哪裡表現呢？祂能在一處處度眾生，也在一切時度眾生，在我們看來，菩薩會很忙；但菩薩內心是「如如不動」的。所謂「坐不動道場，於十方界轉大法輪」，在十方世界廣度眾生，在一處處度眾生，一切時度眾生；因為菩薩，已圓滿證到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真理，而且誓願達到廣度眾生的「願行圓滿」的境地。在我們看來，這

個實在很困難啊！

如果說我們隨力的度眾生、隨緣的度眾生，度一個是一個，度半個是半個；管它是增長眾生的「親因緣」也好，做為「增上緣」也好，做「所緣緣」也好，或是做「等無間緣」也可以。像我們這樣隨力、隨緣地去做度化眾生的事，做起來很舒服、沒壓力！但是這個用功的程度，只能夠停留在「三賢位」，最多是「十住」菩薩而已！但是「第八不動地」菩薩，是無時無處不在度眾生，這個是難思難議的「廣大願行」。菩薩斷除的是度眾生的「修惑」——塵沙惑、無明惑；而小乘阿羅漢雖然也斷除「修惑」，但只是本身生活上的「習氣」。菩薩要修什麼觀呢？修「無相觀」！就是本經所說的是「無相觀」，因為它的思想體系是屬於「大般若思想」；所謂「大般若思想」，就是「無相觀」，就是「真理觀」，就是觀想一切法都是「緣生性

空」。那麼，既然一切法緣生性空，請問，初地菩薩難道沒有證到一切法「緣生性空」嗎？初地菩薩已證得一分的真理，也證得到了一分真智；那麼，「第八地」菩薩，做「無相觀」有什麼稀奇呢？當然稀奇難得啦！「初地」菩薩的無相觀，只是十分之一的境智；「八地」菩薩已經十分之八的境智。所以，「不動地」菩薩能夠任運度化眾生，不會有疲勞、厭倦的心態生起。

我前次說「遠行地」菩薩的證德，也是我們難思議的；但是祂還在「有用行」的修行，所以，度化眾生時，還可能會生起一點點疲勞、厭倦的心態。「不動地」菩薩的心，常保持「如如不動」，「無相觀」已經證到十分之八的真理；根本智、後得智幾乎都已經圓滿了。那麼，為什麼說菩薩只有證得十分之八的真理呢？這個十分之八，是指內心還有最後兩分的「無明」來講的；雖然形容

它像農曆十四夜晚的月亮，比起十五的月亮，圓滿的程度就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不動地」菩薩修「無相觀」用功的程度，是一切時都在修「無相觀」，在一切地也修「無相觀」；對待一切要度的、不同根機的眾生也是修「無相觀」，動態也修「無相觀」，靜態時也修「無相觀」！動靜一如，都是修「無相觀」，無時無刻不是修「無相觀」；於一切時、一切處都廣度眾生。在廣度眾生時，也是修「無相觀」，這樣才能稍體會「第八不動地」菩薩的證德。那麼，「第七遠行地」菩薩有沒有很努力度眾生呢？「第七遠行地」菩薩是努力度眾生；但是到了「第八地」菩薩用功的相狀，就有所不同了。在《八識規矩頌》裡面怎麼說呢？「不動地前才捨藏，無功用行我恒摧」，因為菩薩的證德已經到達「無功用行」的程度；不須作意、加功用行。自然而然地做度眾生的事

業；是很自然的、任運不造作地廣度一切眾生，功夫純熟到「任運自如」的境地。

所以，在《楞嚴經》裡，觀世音菩薩說祂修學「耳根圓通」之後，頓時超越了一大阿僧祇劫；直接證到「第八不動地」！證到「第八地」菩薩位之後，就能夠以「三十二應身」，隨眾生機感而處處現「眾生所樂見身」來廣度眾生；當然也可現佛身啦！其實，初地菩薩就可以現佛身度眾生了；但是「第八地」菩薩，能夠現「三十二應身」，能夠圓滿度眾生的廣大行願。而初地菩薩乃至七地菩薩，度眾生的功德還沒有修那麼圓滿；而「第八不動地」菩薩度眾生的功德，一點也不勉強，一切佛事都能任運自如，這就是所謂「無功用行」的境界。換句話說，「不動地」菩薩證到根本智與後得智，證到真如的本體，幾乎已經到達圓滿的境地，所以，祂能夠「任

運自如」地度化眾生。

我常用騎腳踏車表演來做比喻，騎腳踏車的人騎車技術到達出神入化的時候，他感覺根本沒有騎腳踏車的存在；想在腳踏車上站起來，甚至做跳躍的動作，可以隨時停止或前進，以前輪或後輪獨輪行進，做出精彩的旋轉動作，他和車完全合而為一，所以能夠任運自如。初地菩薩剛剛證得真理一分，好比我們初學會騎腳踏車，還害怕會跌倒，全部的精神集中在騎車這件事上；到「第八地」菩薩時，就像馬戲團裡騎腳踏車的表演者，可以出神入化地表演種種特技，都不會跌倒或出錯；菩薩修行至此，證得「無生法忍」的真理，有種種不思議的善巧方便度化眾生，一切都是合乎真理，這是八地菩薩有這個「願波羅蜜多」的成就。

第八不動地菩薩的願力多深呢？有沒有到達成就「十度」的「力波羅蜜多」呢？還沒有！雖然菩薩的願行到達一

致了，但是持續地度眾生，沒有辦法讓所有眾生都「滅除三障」、「轉化成頓根」。我們應該知道，菩薩依眾生的根機，給予相應的法門；讓眾生獲得解脫，這個是比較容易的！但「第九善慧地」菩薩的證德就不同了；祂從「不動地」的「根本智」，發出一個「後得智」。我們知道，「遠行地」當然也有「後得智」；就是以無量的「方便善巧」度化眾生，就是所謂的「方便度」。但「後得智」的修習，到哪一地才圓滿呢？要到「第九善慧地」，才算圓滿！「第七遠行地」雖然有「後得智」「方便度」，但還沒有圓滿；「第八不動地」是「根本智」的圓滿，和無相的真理達成一片，而「後得智」的圓滿，是在「第九善慧地」。他在「十度」裡是「力波羅蜜多度」，將度眾生「善巧方便」的力度，發揮妙到極點！我之所以用「普力」這個名號，就有一點受「第九善慧地」菩薩的影響；意思是大家要共同努力弘

揚佛法，我是「普力宏法師」；過去，我常到各地弘法，有些人對這個法號感到莫名其妙，你是「普力宏法師」？我到中國文化學院去演講時，社長在黑板上介紹我是「普力宏禪師」，他們就感到很奇怪，禪師不是沒有頭髮嗎？我說大乘佛法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無相」；有頭髮、沒頭髮都一樣！我是希望大家「普遍努力弘揚佛法」，不是單單我一個人努力，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弘揚佛法。所以，不是只有出家人努力弘揚佛法，在家人也可以努力弘揚佛法；這個佛法，才能廣度一切眾生。不僅是男人要努力弘揚佛法，女孩子也要努力弘揚佛法；所以，我要提倡大家一起研究高深的佛法，只有研究了高深的佛法後，大家才可以有足夠的智慧弘揚佛法，這個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法師」這個稱號也沒有錯；在密教的傳承來說，我有鼓山湧泉寺的法脈，我是「普力金剛上師」；在弘傳密宗方面來說，「上師」

這個稱號也沒有錯。在「密宗」裡，我就宏揚「密宗」法門；在「顯教」裡面，我就弘揚「顯教」法門；在「禪宗」裡，我就弘揚「禪宗」法門。「宏揚佛法」是我人生的唯一目的，我不能夠不「宏揚佛法」；因為現在佛教界裡，很多僧眾被稱作「法師」；卻不想弘揚佛法。是「佛教」的「法師」，不是「道教」的法師；好比「道教」的「靈寶大法師」，他是做法的，每天做法捉鬼。

「第九善慧地」菩薩所修行的是「力波羅蜜多」，我就是受這個影響。「力」有兩種，一種是「自力」，另一種是「他力」；以「密宗」來講，「密宗」不是「自力教」，「禪宗」才是「自力教」——靠自己的般若慧力開悟。聲聞弟子不能算是「自力教」；因為他們必須親近佛陀、聽經聞法，然後依教修行，才得以開悟。辟支佛、獨覺，才算是「自力教」；全憑自己的智慧力，觀察十二因緣法，斷除煩惱、悟無生的真理！我們知道，

「禪宗」是「自力教」，「淨土宗」是「他力教」；「密宗」靠「三密加持」、「即身成佛」，這個叫作「加持佛」，是屬「他力教」。我們知道，「密宗」跟「淨土宗」都要佛陀的慈悲攝受，才能夠成就；又「律宗」是屬「自力教」；請問，「第九善慧地」菩薩所修的「力波羅蜜多」，成就了什麼力？菩薩成就了「自力」、「他力」的功德；祂能夠使令靠「自力」修行的眾生也能夠悟證。自心本具的功德寶藏，悠遊於大乘佛法中；菩薩也能給予佛教弟子「加持力」，能夠修行「他力教」法，也證入自心本具的功德寶藏。這個證德實在很不容易喔！

換句話說，「第九善慧地」菩薩，在「後得智」方面的運用，比「第七遠行地」菩薩，更無相、不思議地善巧運用！因為「第八不動地」菩薩的內心已經到達「根本智」圓滿；而「第九善慧地」進一步就是把「不動地」的真智（根本智），更全面地發揮出來，表現方便慧

的「圓滿力量」，「自力」、「他力」兩者都圓滿具足！

「自力教」可以讓人悟、也可以讓人證；「他力教」也可以讓人悟、也可以讓人證；菩薩能夠以加持力攝受眾生，讓眾生悟證如來性覺，這個很不容易！在這裡說，菩薩具足「十力」；過去你們在研究《維摩詰經》會時，了知佛陀具足「十力」。現在說善慧地菩薩，就可以具足「十力」的功德；一般凡夫是絕不可能達到的！佛菩薩具足這「十力」的功德，就能夠使令眾生對佛法生起敬信，這點非常重要！其實，初地菩薩就具備有佛陀少分「十力」的功德了，二地、乃至八地菩薩也都具備佛陀「十力」多多少少的功德；但是「十力」具足的話，一定要到達「第九善慧地」，才算圓滿成就。我們說「力波羅蜜多」，是度眾生的「力量」；綜合起來，「十力」就沒有離開「自力圓滿」和「他力圓滿」。菩薩還知道這個眾生是可度的，

那個不可度的；這個就是菩薩「智慧殊勝」的地方。

好比有一天，有人來找我，他說想聽佛法；我就跟他講一點較理性思考的「法相唯識學」，他聽得莫名其妙，他就走了，沒有再回來講堂！可能我的說法不契合他的根機，不知道他可度？還是不可度？完全沒有「善慧地」菩薩那種「力波羅蜜多」的智慧！他可能的確想要聽點佛法，但他不是要聽我所說的這一套。或是有些人來，先到我這兒，首先說：「上師，我的命運好不好啊？」這是一般人的心理，我只好依他的需求先給他看八字命格；比較有見識的，會說：「佛法大概是什麼啊？」我只要把佛法的常識告訴他就可以了，或是來了一位大學教授，他是很高級的知識分子。他一來，我就告訴他：「在佛學裡面，對於宇宙的本體論，應該怎麼樣講？對人生觀應該怎麼講？」他不一定能夠接受。如果他自己已經具備對宇宙

本體論、人生觀的看法；我跟他一講，他肯定立刻跟我就辯論起來！這樣，我就不能以較柔和的、慈悲的方式來攝受他。所以我想要攝受他的時候，要看他的根機是利、是鈍？善根成熟的程度怎麼樣？如果他是哲學的教授，我不能用哲學來折伏他！他一定有他的「法執」，一定想要跟我辯論。但是我給他所沒有的，我給他增上緣、所緣緣；我給他指導一點「密宗」的道理。好比我拿「金剛杵」給他看，問他：「有沒有感覺？」他會感覺這種經驗，完全是哲學裡面沒有的！他拿著「金剛杵」看了一會兒，說：「唉！我看它就是一塊鐵。」或者另外來一個比較敏感體質的人，他一拿著「金剛杵」就一直打嗝；「唉！這個奇怪，在哲學裡面沒這個問題啊！這有一點密宗的神祕性。」所以，在具備許多學識的知識分子前，我不跟他講知識；講到知識，他的知識多得很，他不會接受我單單佛法方面的知識。我給

他的知識以外的力量，他還沒有經驗過，這樣他就稀奇了，他要求的就是這個；有些人說：「我對宇宙的很多問題，充滿懷疑；但是我沒有研究過哲學，我對人生應該怎麼看法？對宇宙應該怎麼看法？我很需要您給我指導。」那麼，我跟他講一點佛學的人生觀、佛學的宇宙觀，那是可以的；這是剛好「對症下藥」！當菩薩就要知道眾生可度、不可度？眾生的根性是上根、中根、下根？過去，台大的哲學系系主任方東美先生，他得癌症臨死前，他還在講華嚴哲學，很多人佩服他；但是他不是需要這方面的恭維，他現在知道自己的身體危險了。廣欽老和尚懂的哲學會比他多嗎？不會！在華嚴哲學方面，廣欽老和尚懂的比他多嗎？不可能的！但方教授病重的時候，他要到山上去，要拜廣欽老和尚做師父；他需要的就是廣欽老和尚一兩句話，教他怎麼修養？老和尚教他：「你把眼睛輕輕閉下來，你稱念

『南無阿彌陀佛』，還是你結跏趺坐，你做禪宗『參話頭』的功夫。」這個開示真好，方教授就是需要這個；他把這件事講給學生聽，在大學裡面講華嚴哲學；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才做正式的皈依。

所以，「善慧地」菩薩對眾生的根性可度、不可度？是什麼根性？應該說什麼法？如果知道眾生是什麼根性、需要什麼法的話，菩薩把他需要的給他，他就立刻對佛法生起信仰。好比有人拿很多保溫瓶賣我，我家裡已經有一大堆保溫瓶了，怎麼還需要再買呢？所以，他還不懂得做生意！他應善「觀察」，看自己除了賣保溫瓶之外，哪些物品是別人家裡缺少的！他又告訴我：「唉！我看，你家什麼東西都有，真是生活得很愜意；你應該沒有水晶吧！」於是他帶我去逛珠寶店，裡面水晶、車磔、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琉璃等飾品擺設了好多。我說：「我家裡的水晶最珍

稀了，比你的好！」他不相信，說：「你看，我店裡水晶一大堆，你怎麼知道我的水晶不好呢？」於是，我可能跟他吵起來了。這是為什麼？這就是「根機不合」的問題。我用這個來做比喻，做生意要善觀察別人實在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才不致於徒勞而無功！又好比珠寶店的老闆，顧客源源不絕地來，中餐、晚餐都忙著做生意，沒有時間吃飯；這個時候我說：「唉！老闆，我這個素食的壽司，請你吃一個，如何？」老闆已經兩餐沒有吃了，我給他吃一個壽司，他感謝得不得了，這是他肚子餓的需求；對知識分子也是一樣，他所缺乏的，我們才給他；他已經有的，就不要再給他。我們給他，反而生起反感，這個非常重要！所以，「善慧地」菩薩，他就善於觀察、分辨，以智慧對眾生的根機，作正確的辨別；善於以智慧辨別邪正之理，攝受無量無邊眾生不同根機，這個才是「第九善慧地」菩薩的不

思議證德，所以，菩薩所說法，處處都是合乎眾生的根機。

我們再來說「第十法雲地」菩薩的證德。「第九善慧地」菩薩，能於一切時、一切處，以「根本智」，為「後得智」的根源；發出圓滿的、方便善巧的智慧力量，來廣度眾生，但是祂還差一點點，才算圓滿。證到「第十法雲地」菩薩位，菩薩的因行，才算全部圓滿；好比夏天，讓人熱得不得了，這時天上來了一大片的雲朵，它就把酷熱的太陽遮了住，讓眾生頓時感到全身清涼！所以，眾生來聽菩薩講經說法，無論是「下根下智」的眾生聽得很舒服，「上根上智」的眾生也聽得很舒服；哲學家聽得很舒服，當老闆的也聽得很舒服，小販也聽得很舒服，大家都很舒服，大家都平等受益；上、中、下三根普被，這是「法雲地」菩薩的證德。那麼，這種說法的效果就大不同了；沒有一個人不用心恭敬傾聽菩薩的說法。這一點，我的

老師圓公老人有一點這個證德喔！當年他到南京毘盧寺講經，當時可能有好幾萬人聽，寺裡裝不下了，就站在寺外或馬路上；連車子都不能夠通行，所有的麥克風、擴音機都用上了，那個時候的廣播機，不如現在的，效果差得很多啊！我有幾十個同修跑去南京毘盧寺聽演講；來臺灣後，沒有再見過這種場面。在臺灣，最多能夠將體育場的座位全坐滿，就算不錯啦！過去，我們「五虎將」在台灣各地做巡迴演講時，聽眾曾將體育場坐滿，聽完還要記住：「師父明天將去哪裡演講？」但是我們要拜託所有的信徒，帶領親友們去聽！如果沒有預先做這個功夫的話，體育場坐不滿，很難看；佛教沒有面子！所以，我們每一次到體育場演講時，看上去，座位上坐了很多很多人喔！甚至有些中、南部的信徒，都趕過來；有些租用遊覽車，有些坐巴士，或火車趕過來，大家都熱心擁護佛教，讓佛教的面子好看！

圓公老人他不需要做動員的功夫，他等於全國的教皇一般，他說要到南京毘盧寺講經，消息一刊登出來，那時是國民政府時代，南京市是有幾十萬人的一个大都市。一時有好幾萬人，像蜂集雲湧一樣過來，把整個毘盧寺四周圍住；他像是「妙法雲集」、「三根普被」，許多人就在外面，甚至沒有看到他的影子，當場就拜他做師父！聽眾裡面有大學教授、販夫走卒，各類人都有。拜好，皈依師父；有人問他：「你師父講得好不好？」他回答：「好聽得不得了！他講什麼我不知道，就是感覺好聽得不得了！」大學教授也說：「我也感覺很好！」

圓公老人的聲音，就讓人感覺很好聽；他的聲音很高亢，而且有高低起伏，像演奏音樂一樣，聽了他說法的聲音，就感覺滿心愉快、煩惱頓時消除。到底老法師說了些什麼道理，也許不知道；但是「三根普被」，這個相似於「法

雲地」菩薩的境界。

我們說「第八不動地」菩薩，主要修的是「願婆羅蜜多」；他以「無相觀」講經說法；「第九善慧地」菩薩說法，有圓滿的「自力」、「他力」的展現，而且知道眾生可度、不可度；「第十法雲地」菩薩，則無論是可度或不可度，都能一起度；上中下三根都能隨類各得勝解；他幾乎等同於佛。如《維摩詰經》上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皆得解。」但是「第九善慧地」菩薩還是有可度、不可度的分別，要隨眾生的根機而說法；「第十法雲地」菩薩，從初歡喜地，一步一步深入「法性真如海」，菩薩成就圓滿的「智波羅蜜多」！是「十度」裡面最高深的「般若妙慧」；所以，能上中下「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如果說法能讓大學教授滿意，但是一般人不滿意；這個菩薩就還沒有證到「智波羅蜜多」。菩薩說出來的法，讓「中根中智」的人滿意，但「下根下智」的

人不滿意，「上根上智」也不滿意，這也表示菩薩還沒有證到「第十法雲地」。菩薩說法的功德跟佛一樣，上中下「三根普被」、「利鈍全收」，達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皆得解」，而且菩薩的「後得智」，比「第七遠行地」方便度的「後得智」還圓滿！我們知道，「善慧地」菩薩的「根本智」、「後得智」等二智，都圓滿具足，而且達成一片；即根本智就是方便智（後得智），方便智（後得智）就是根本智。所以，才能上中下三類根機，皆能夠普灑甘露法水；就是春雨一下來的時候，大樹也得到滋潤、小花也得到滋潤、小草也得到滋潤、人也得到滋潤、解除飢渴，所以，堪稱是「法雲地」——以慈雲妙法，普被無量眾生，皆受「法雲」之惠澤。

所以，「法雲地」菩薩，所修的功德是無邊無際的，說起來「善慧地」和祂的證德差不多，但我們只能這樣稍作體會，「善慧地」也了知哪些眾生可度或

不可度，對什麼眾生相應說什麼法，也是辯才無礙；到了「第十法雲地」菩薩，根本沒需「辯才無礙」這句話，來形容菩薩的不可思議證德。菩薩說出來的法，沒有一個眾生不得到受益；即使不認識字的阿婆，也覺得菩薩說得好！遑論滿腹經論的學者，更覺得菩薩的說法好得不得了，真是太有學問、太受益良多了；沒有學問的人，說：「我懂得很多道理了，菩薩好像特別對我一個人說法！」那些專家學者們，他們會說：「菩薩好像特別對我們說法，祂真是一切智者！」每一個人都感覺菩薩，特別對他說法；這個就是「法雲地」菩薩不可思議的證德。所以，祂可以出生無邊的功德，具足無邊功德！就像天上的「法雲」一樣，普遍虛空、降下甘露法雨，讓地上所有的眾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潤澤、解脫煩惱的纏縛；就好比所有的小草、小樹、大樹等植物，都受到法雨的滋潤而生長茁壯。換句話說，菩薩能使令眾

生，都能夠悟入真理境界，如《華嚴經》偈：「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三途八難共入毘盧性海」，這個證德已經等同佛陀了！

如果我們根據「法相唯識學」來講，或是根據《大般若經》來講，「十地」菩薩只差最後一分「金剛無明」，就證得佛果了；或根據《楞嚴經》來講，「第十法雲地」之後，還有「等覺」菩薩位，到了「妙覺位」才成就佛果。也就是說，根據《楞嚴經》來講，從初地菩薩位到妙覺佛果，共有十二個階位；也就把「第十法雲地」菩薩要斷的無明，分成三品「金剛無明」：斷下品「金剛無明」，證入「第十地」菩薩；斷中品「金剛無明」，證入「等覺」菩薩；斷上品「金剛無明」，證入「妙覺位」（即佛果位）。

前次有一張圖表，是菩薩三大阿僧祇劫的行位斷惑表；初阿僧祇劫的修行，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合起來就是「資糧位」；「十迴向」裡面有「四

善根」，就是「四加行位」；「四善根」和「資糧位」，合起來就是菩薩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的階位。菩薩在「遊心觀」裡面，修的是「生空觀」；第二大阿僧祇劫是菩薩從初歡喜地，到第二離垢地、到第三發光地、到第四燄慧地、到第五難勝地、到第六現前地、到第七遠行地，地地都有入心、住心、出心的過程。菩薩到達「第八地」時，已沒有入心、住心、出心的心相了；所以，祂禪定的功夫深妙，「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时」，時時跟真理達成一片；再往上修，證入「第九善慧地」、「第十法雲地」，最後成就佛果；這是菩薩第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

菩薩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是從初地到七地，是大乘的什麼位呢？初地叫做「見道位」（或通達位），修什麼觀呢？「生空觀」。從第二地到第七地，叫做「修道位」，這個階段是修什麼觀呢？「法空觀」，這是菩薩第二大阿僧祇劫

的修行！第三大阿僧祇劫，菩薩證入「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這時已經沒有入心、住心、出心等三心了；菩薩度眾生的不思議「善巧方便」已經純熟了！菩薩修「法空觀」，完全斷除「法執」，把所有的「習氣」都掃除了；最後把最後一分的「金剛無明」也斷除了，成就了佛果位，就是「究竟位」；這個是根據《大般若經》講的。

所以，「第八地」菩薩修「願波羅蜜多」，廣度眾生；其實，初地也度眾生。但是從初地到第七地，還有入心、住心、出心等心相，功夫不是很純熟！

如果根據《楞嚴經》講的話，證入「第十法雲地」菩薩後，還有一分「金剛後心」，再斷一分「金剛無明」後，就證入「等覺」菩薩位；「等覺」菩薩，再斷一分「金剛無明」，才算是成就圓滿的「妙覺」佛果。

下次，我們要說「小乘」，以及「小乘和大乘」的比較；也要說《楞嚴經》

裡菩薩的「五十二位」比較，這都是我們學佛「觀照般若」的經驗，應該要知道的！

《維摩詰經》是闡揚大乘教法的經典，文字最為流暢、優美，屬於「大般若」的體系；「大般若體系」，對於菩薩的修證，講述得比較簡單。如果根據《楞嚴經》那就不簡單了，修行的方法，也略有不同！我們知道，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其中開出兩條修行的路：一條路叫「順路修」，一條路叫做「逆路修」。什麼是「順路修」呢？像我們了解說「緣生性空」、「性空緣生」的道理，這個叫做「真如」；這種是依「知識論」，依我們慣用的「第六意識」可以得到信解的修行，應該說比較好修；《楞嚴經》則說如果用生滅的「第六意識」來用功，如果能夠成佛的話，那真如同「以沙饌飯」，即使經歷大劫，也不可能會成佛！用「妄想心」來修行，取證不生不滅的真理是不對的、因果是不相應

的！應該要用「不生不滅的心」來修才行！什麼是「不生不滅的心」呢？是能見聞覺知的、如如不變、不易的心性。所以，《楞嚴經》提倡「返聞聞自性」；他相反的、逆流的，反問：「追溯自心」的功夫。因為我們目前所了解的「道理」，是順著我們知識去分別；因為「眾緣和合」，所以「性空」——沒有實在的自性，合乎我們「第六意識」觀察、伺求知識論的滿足，與心理活動的狀態；順著我們的心，追逐色、聲、香、味、觸、法，去了解一切法、推理一切法，這樣了解，是佛理沒有錯；但這條路是「順路」；但《楞嚴經》的修行，不是這樣，它是「返聞」（反觀），主張不能夠用「第六意識」這種「順路」的心來修；縱使了解空性，卻較難證入，適合這樣修行的，是「漸根」的眾生，不是「頓根」的眾生；如果用《楞嚴經》「返聞聞自性」的功夫來修，就不是用「生滅心」來修，而是用「不生不滅心」來修；參

話頭「能分別的是誰？」從這裡下手的話，就可像觀世音菩薩，修習「耳根圓通」，頓時超越一大阿僧祇劫。

所以，我們如果用《楞嚴經》的法門來修行，說不定這一生就可以證得「初地」菩薩位；頓超了一大阿僧祇劫。禪宗的修行就像這樣，但是禪宗因為比較不注重教理的研究，也可能落入「通宗不通教，開口落人笑」的窠臼。我多年研究《楞嚴經》，認為它有相當深的宗教經驗；所以，有些人說它是假作的經典，哪有那麼簡單！經裡好多故事都是在印度發生的事情，我可以舉出一百個理由來證明，那個修行經驗，是反「第六意識」的習慣來修行；它說這種用合乎「小乘初須陀洹果」的修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功夫純熟時，就能頓證「無生法忍」。禪宗的功夫是反「第六意識」的，入門的方法不一樣；它是自己直接親證到的空性，不是我們「第六意識」所了解的、相似

的空性。這條路是一下子割斷「第六意識」的愛作分別、計較、執著的路。

我們的眼睛閉下來，第一條路「打妄想」，第二條路是「睡覺」，第三條路才是做「長呼吸」功夫，第四條路才能做到「觀照」的功夫。凡夫睡覺時，沒有辦法「觀照」；「打妄想」時，也沒有辦法「觀照」；做「長呼吸」，才可以達到「觀照」；但「觀照」要在「長呼吸」之上，這點非常重要！有些人內心平靜了，禪定的樣子有了；但是他還沒有到達「觀照」的修行；所以，「觀照般若」有兩種，一種直接「觀照真理」，一種「返觀照本心」，兩條路是這樣。

【註釋】

註①六群比丘：我們在律藏中常看到，六群比丘總是在僧團裡常常犯規、搗蛋，經常犯過，總惹人譏嫌。他們真的是一群律儀敗壞的比丘嗎？如人們譏嫌那樣一無是處嗎？《大智度論》有這樣的一個記載：

佛陀般涅槃後一百年，有位名叫優波鞠的阿羅漢，祂已證得六神通，享有很高的美譽，堪稱人類的大導師。

那時，有一位長老比丘尼，已經一百二十歲了，祂年少時曾經見過佛陀。優波鞠因為仰慕佛陀，常恨自己未能生於佛世，不能瞻仰佛陀莊嚴法相，恭敬供養佛陀，於是想親自到長老尼的住處，向他請益。

優波鞠尊者，先派遣弟子到長老尼住處，傳遞訊息。弟子向長老尼問訊後說：「家師優波鞠，於某日想來拜見您，請問您有關佛陀的容儀。」長老尼答應了。

到了約定的日子，優波鞠就前往長老尼住處，長老尼爲了探知優波鞠的威儀，是否端整莊嚴，就將一個盛滿麻油的鉢放在門旁，試探優波鞠的律儀。

優波鞠來到長老尼的住處，見門虛掩，就輕輕地推門進入。雖然他的動作又輕又緩，但是麻油鉢還是稍微被碰了

一下，少量的油就傾流於鉢外了。長老尼見了，也不動聲色，親切地迎請優波鞠入坐。

優波鞠恭敬地請問長老尼：「您見過佛陀嗎？佛陀的容貌像什麼樣子，請您告訴我！」

長老尼回答：「我當時年少，見佛陀來到我們的村落，那時，眾人高興地紛紛奔相走告：『佛陀來了！』好像在傳頌一件大喜事一樣，我就跟著大家去拜見佛陀。我一見到佛陀赫赫的光明，就情不自禁地五體投地。結果一不小心，頭上的金釵竟掉在地上，當時我心裡很是慌亂，又因爲是晚上，而且在黑暗的樹林中，一支金釵要怎麼找呢？就在我心亂如麻時，佛陀放大光明遍照大地，連幽隱的地方都顯現出來、明亮如白天，於是我馬上就找到金釵了。從此以後，我就發願出家做比丘尼。」

優波鞠又問：「佛陀在世時，比丘的威儀如何呢？」

長老比丘尼回答：「佛在世時，人們都譏嫌六群比丘無羞恥心，最是弊惡。雖然如此，但他們的威儀，卻勝過今日的你。我爲什麼這說呢？六群比丘進入門戶，絕不會將放在門邊油鉢內的麻油傾倒出一滴來。他們雖弊惡，但是托鉢行進間能一心收攝六根、威儀具足，行住坐臥也不失軌則。你雖然是具足六神通的阿羅漢，倒是不如他們了。」

優波鞠聽了，很是慚愧地接受長老尼的教誨，並默默地離開。

聖人慈悲無量，以種種身份應化世間，縱使有很高深的功德修養，也從不居功而自得自滿，或者示現被佛陀喝斥、被眾生譏嫌，也默然接受、不作任何辯解。

註③《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云：「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

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又《金剛心總持論》第二十八云：「女身何名五漏？一漏不能為身主。二漏不能為家主。三漏不能為人主。四漏不能為物主。五漏不能為聖主。是名女人五漏之體。」

生活禪小品

君子有三畏

古時，有一位太子，聲望已經很高了，還要去周遊列國，培養自己的聲望。這時突然來了一個鄉下老頭兒，腋下挾把破雨傘；言不壓眾，貌不驚人，自稱「王者之師」，說可以做皇帝的老師，幫助平天下，求見太子。

通報以後，太子延見，這老頭兒說：「聽說你要出國，但這樣去不行！你要拜我為老師，處處要捧我；在各國宴請你的時候，大位要讓我坐，你這樣才能成功！」

太子問他這是什麼道理？老頭兒說：「我以為你很聰明，一提就懂，你還不懂，可見你笨！現在告訴你，你生下來就是太子了，絕對不會坐第二個位置，而你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已經這樣高了，再去訪問一番，也不會更增加多少。可是你這次出去不同，帶了我這樣一個糟老頭子，還處處恭維我，大家對你的觀感不同了，認為你了不起！」這位太子照他的話做，果然成功了。

【附註】

《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若用現代的白話文來說：孔子說：「君子有三件事要敬畏：敬畏自然規律、敬畏大人物、敬畏聖人的

話。小人不懂自然規律，因也就不敬畏自然；不尊重大人物，戲侮聖人的言論。」

孔子教我們要找「敬畏」，沒有「敬畏」不行！君子和小人離我們都很近，都在我們自己的心裡，也都在自己的行為中表現著。換句話說，絕大多數人既是君子，又是小人；自己的日常行為，就是一面鏡子，大家可以參照一下。

第一個「畏天命」，是對自然規律的「敬畏」，因為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等於宗教信仰，中國古代沒有宗教的形態，而有宗教哲學。有一位大學校長說：「一句非常簡單的話，越說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學。」這雖是笑話，也蠻有道理；由此可見哲學之難懂。中國的鄉下人，往往是大哲學家，因為他相信「命」。至於「命」又是什麼？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壞，都認為是「命」；這就是「哲學」，他的思想有一個中心。「天命」也是這樣，這「畏天命」三個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

這些都是「畏天命」。一個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個人到了無所怕，是不會成功的！

第二點「畏大人」，是對有德有位者的「敬畏」，因為他們負責治理國家，位高權重，維護著社會的秩序，稍有差錯，便會禍及百姓。這個「大人」並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對父母、長輩、有道德學問的人有所敬畏，才有成就！

第三「畏聖人之言」，是因為聖人的話具有萬古不變的道理，指出了人生應該遵循之道；違背了就會有災禍，足以使人敬畏。

像我們讀《論語》，看四書、五經，基督教徒看聖經，佛教徒看佛經，這些都是聖人之言；怕違反了聖人的話。

我們只要研究歷史上的成功人物，他們心理上一定有個東西，以普通的「哲學」來講，就是找一個信仰的東西、一個主義、一個目的為中心；假使沒有這個中心就完了。孔子說，相反的，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怕。「狎大人」，

玩弄別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聖人的話」，結果是一無所成。

沒有一無是處的人

王陽明在廬陵擔任縣令時，抓到了一個罪惡滔天的大盜；這個大盜冥頑不靈，面對各種訊問強烈頑抗。王陽明親自審問他，他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說：

「要殺要剮隨便，就別廢話了！」

王陽明於是說：「那好，今天就不審了；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隨便聊聊。」

大盜說：「脫就脫！」

過了一會，王陽明又說：「天氣實在是熱，不如把內衣也脫了吧！」

大盜仍然是「不以為然」的樣子，說道：「光著膀子也是經常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又過了一會，王陽明又說：

「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內褲也脫了，一絲不掛豈不更自在？」

大盜這回一點都不「豪爽」了，慌忙擺手說：「不方便，不方便！」

王陽明說：

「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內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有良知的；你並非一無是處呀！」

【附註】

總有人感歎人心險惡，可是王陽明告訴我們，哪怕是罪惡滔天的罪犯，心中也是有良知的；明白了這一點，就能明白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感化」，這就是「慈悲」。

總有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從而「自暴自棄」；猶如把破罐子摔破，我們一點都毫不在意！王陽明則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是「一無是處」的；每個人身上都有美好的東西、珍貴的品質。所以，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堅信自己的價值；沒有「一無是處」的人，只有「自暴自棄」的心。

生命意義的重審

名漫畫家朱德庸有一幅連續的漫畫，題名為「跳樓後生命意義的重審」

(寓言漫畫)，既幽默又有很大的啟示，簡述如下：

- 第一張畫：我從十一樓跳下去，看到十樓恩愛的夫婦在互毆……
第二張畫：看到九樓堅強的PETER，在偷偷哭泣……
第三張畫：八樓阿妹發現未婚夫，跟好朋友上床……
第四張畫：七樓的丹丹在吃抗憂鬱症藥丸……
第五張畫：六樓失業的阿信，還是每天看七份報紙找工作……
第六張畫：五樓受人敬重的王老師，在偷穿老婆的內衣……
第七張畫：四樓的ROSE又和男友鬧分手……
第八張畫：三樓老伯，每天都盼望有人來探訪……
第九張畫：二樓的LILY，還在看她

結婚半年就失蹤的老公照片……

第十張畫：在我跳下之前，我以為是世界最倒楣的人……

第十一張畫：現在我才知道，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困境……

第十二張畫：我看她(他)們之後，深深覺得其實自己過得還不錯……

第十三張畫：所有剛才被我看的人，現在都在看著我……

第十四張畫：我想他們看了我以後，也會覺得其實自己過得還不錯……

第十五張畫：請愛惜自己的生命！作傻事前，想想家人，也想愛妳(你)

疼妳(你)的人；她(他)們會多麼傷心！妳(你)知道嗎？

【附註】

曾有一位道友告訴我，他的一番奇異的遭遇，也很像上述漫畫一樣地精彩：「話說有一天晚上，他遇到一位久違的朋友，兩人停下來，就在路邊高興地寒暄一番；不料有位酒後駕車的莽漢，從他機車後面衝撞而來。當時，他只知

道被撞的身體拋飛出去；首先撞到引擎蓋，再沿著引擎蓋，撞到前面的擋風玻璃，再順著車頂滑落到行李箱蓋，跌落到地面上。著陸後，安全帽才脫落下來，他自認為生命不保！朋友急著過來察看，竟毫髮無傷！機車卻被撞得稀巴爛！

奇怪的事是：在被撞的那一刻，眼前出現一系列如幻燈片的投影；從出生起，一直到發生車禍那一刻止，在短短幾秒內，有秩序又緊湊地投放著。他問：『這是什麼東西？』其實，這就是每一個人的言行，全都紀錄在我們自己的八識田中，遇有外在現行刺激時，則八識田裡的種子就會立刻現行來相應，與原本的事實，絲毫無差；這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他聽後，人生重整而煥然一新！」

願大家能體會這兩則故事中的連接性，與新生活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老牛聞經轉世為人

過去有一家大寺院，寺中有一部大藏經，龍藏本子的字很大很厚。每年到了六月初六日的這一天，要曝曬藏經的。到時候，寺裏的出家人便全部出動，幫忙曝曬的工作。

這一年的六月初六日，這家寺院照例把藏經搬出來曝曬。中午時，太陽正大，寺僧們一時沒有注意，從外面鄰村的老百姓家中，跑進來一頭牛。這頭牛進來之後，便用鼻子向著曝曬的藏經嗅聞。這時，寺中的和尚看到了，恐怕藏經被牛腳踩壞，趕快跑出去，告訴牛主人。牛主人也嚇慌了，趕緊入寺，牽住牛鼻子，往回拉。可是，牛卻掙扎著不想走，還要繼續嗅聞。最後，終於被大家拉的拉、推的推、喝的喝，把牠弄走了。不久，老牛生病死了。

牛死後，神識隨業受報，投了人胎。小孩子一生下來，就聰明異常，十七歲

中舉人，二十歲中了狀元，皇上封他為道臺大人。

有一天，道臺大人去上任所，路經他前生聞經的寺前。聽到寺中僧人在誦經，他就進去看看。四面瞧瞧，這地方好像以前曾經來過，可是他自出生以來，根本就沒有到過這個地方。他看到和尚在念經，隨手也抽出一本來翻翻，奇怪得很，他能跟著和尚的木魚子，很快的誦下去，而且讀得很熟。然而念到一半的時候，忽然跟不上去了，也念不成句了，有些梵字還不認識呢！這一來，使他發生了極大的懷疑：回想自小就沒有讀過佛經，為什麼念起來，前半卷很熟悉，後半卷卻一點也不懂了？這究竟是為何？他實在不明白。因此，就去問這寺裏的老和尚。

老和尚見他詢問這一問題，便笑笑說：「佛法的因果是絲毫不爽的，剛才大人所問的問題，所雖然知道得很清

楚，就是不便於說出口。恐怕說出來，大人如不相信，反而會生氣的。」

「不會的，請老師父直說好了，我不會生氣的。」

老和尚說：「大人若不見怪，我就直說了。」

「二十年前，我這寺旁的農家養了一頭牛，那年夏天，本寺曝曬藏經之際，那隻牛忽然跑來，用鼻子嗅聞藏經，經本寺發現後，立刻告訴它的主人。牛主人趕來，大家合力才將牛牽出寺外。牛牽回去後不久，便死了。死後投胎為人，並且中了頭名狀元公。這人是誰呢？就是站在我面前的道臺大人。由於你曾聞了半卷經，仗經功德，托生為人。現在你能看得懂的，就是你前生曾經聞過的經文，你看不懂的，當然是因為你沒有嗅聞到的地方。」

大人！你憑聞經功德，生人為官，實在是難能稀有的事，你要利用這難得的

人身，來護持佛法，以報佛恩啊！切記！珍重！」

這位大人聽了老和尚說出他的前因後果，幡然醒悟，後來便出家為僧。

出自煮雲法師《佛門異記》之

「輪迴轉世篇」

一合相者，不可言說

有一隻狗跑到水井邊，牠瞪大眼睛，翹高尾巴，汪！汪！地吠著；低下頭時，牠看見井裡也有一隻狗，和牠一樣，瞪大眼睛，翹高尾巴，汪！汪！地吠著。牠不禁大怒，對著井裡的狗狂吠；井裡的狗也怒氣沖沖，對著牠狂吠，這隻狗愈想愈生氣，便向井裡的狗撲去。這隻狗無知的要和自己的影子爭鬥，以致喪失寶貴的生命。

【附註】

我們的妄想心憤鬧，不能了解善惡、淨穢、明闇、迷悟、聖凡、生佛同為一心；於人我，起好醜、喜厭；於境緣，

生憂喜、苦樂，不能安定曠然、樂習精修而無所著、不能廣濟危厄。般若智慧不從他求，從自心中來；如何淨其身口意，處眾亂中，心定如山？

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所謂的「一合相」，是「非無非有」，是究竟「不可說」的！但凡夫執著「世間」為實有、執著四大和合的「色身」、執著遷滅不息的「妄心」為我，所以生生世世住於六塵妄境，徒自生死沉淪。佛陀假藉世間、微塵的關係，令眾生不住著依報假合的「一合相」；能從如幻不實的性空，透徹「即非一合相」；再進入深層的實教大乘，了知「一合相」乃「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契入中道第一義諦。

故事中的狗，對著自己的影子狂吠，最後愚痴地撲向水井，葬送自己的生命。對著幻影投井的狗，固然痴傻；但反觀「凡夫心」，不也是日夜於「六根塵影」，苦苦爭鬥不休；於「七情六欲」的幻相，身陷餓鬼的飢渴，心住地獄的

猛火。

要怎麼管理我們這顆心，戰勝自己的妄想執著？用「心的管理」八正道。可供大家做參考：①貪心，用「無心」來管理。②瞋心，用「慈心」來管理。③痴心，用「智心」來管理。④慢心，用「虛心」來管理。⑤疑心，用「信心」來管理。⑥迷心，用「淨心」來管理。⑦亂心，用「定心」來管理。⑧妄心，用「空心」來管理。

一言折盡平生福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有一次他跟學生出遊，路旁有兩個人在吵架，一個罵道：「你沒有天理！」

一個反駁道：「你沒有良心！」

學生就對身旁的老師說：

「您聽，他們在講道。」

王陽明說：「不，他們在罵人。」
用天理、良心要求自己是在講道；要求別人就是罵人。與人相處，「講話」是

一種深入實際的修行；語言的讚美，是一種善行。「是非」常因講者、聽者、第三者無心地搬弄，而產生惡性循環。所以說，「謠言止於智者」，大家彼此聚在一起，不要為逞一時的口舌之快，破壞這難得的善緣。

語言是溝通感情、傳達思想的工具；但不得體的言語或多餘的廢話，卻是導致是非煩惱的因由。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非常善於演說，以教人如何講話為職業，一天有一位青年前來，請他教授演說技巧，為此大談演說如何重要！蘇格拉底等他說了半天以後，向他索取兩倍的學費，青年問為什麼？蘇格拉底說：

「因為我除了要教你講話以外，還要教你如何閉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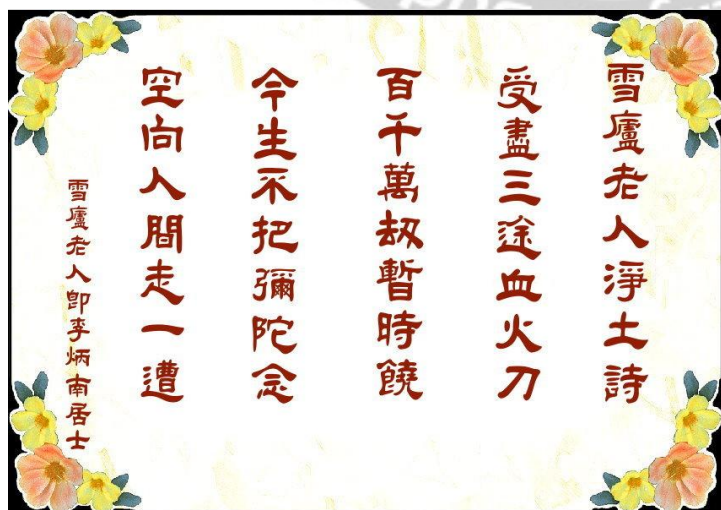
古人說：「一言折盡平生福。」說話謹慎，實在是修身的關鍵。

【附註】

晉武帝司馬炎剛登上皇帝的時候，要占卜推斷帝位能傳多少代，結果佔得了

個「一」；武帝很不高興，群臣也嚇得臉色發白，沒人敢出聲。這時，侍中裴楷上前進言說：「微臣聽說，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寧；侯王得到『一』就能得到臣民的衷心擁戴。」短短的一席話，說得武帝轉憂為喜，群臣也對裴楷的善對，由衷嘆服。可見，任何一件事，都不是絕對的！掌握了講話的藝術，在恰當的時機，就可以轉憂為喜，化腐朽為神奇！

為人善良
做事真誠
方能長久
人與人之間
最好的套路
是真誠



(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

